

無情殺手

中

青
云

中國人民出版社



無情殺手

(中)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无情杀手

青云 著

•
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昌平第二印刷厂印刷

•
787×1092毫米 1/32 32.5印张 703千字

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7 5008-0956 5/I·225

印数 1-10000 (全三册) 定价 14.95元

内容提要

龙虎相争，华筵喋血，原因华山竞技一掌之仇；奸人挑唆，连生毒计，煽起武林仇杀血雨腥风。狗头师爷推波助澜，直搅得峨嵋、崆峒刀光剑影，杀机四伏；少侠天雄潇洒英武，却引起巾帼姐妹柔情蜜意、醋海波兴。痴情似丝剪不断；深仇如淖搅不清。一波三折，陡转迭起；情缠意绵，误解丛生。天雄虽怜香惜玉，为除奸佞仗剑天涯行，一振雄风。众侠女明随暗保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俱同仇敌忾、舍死忘生。惜天娇香消玉殒，红装飘逸隐踪。更穿插苗疆历险，旅伴结成生死缘；招亲打擂，父子同联母女姻。曲折跌宕，妙趣横生。一睹为快，回味无穷。

目 录

- 一、泉雄庆寿 杀机四伏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狗头师爷 毒计连环…………… (33)
- 三、腾龙堡主 再中奸谋…………… (65)
- 四、天雄初遇 夺命罗刹…………… (95)
- 五、天雄中毒 幸遇怪杰…………… (129)
- 六、巾幗侠女 共争檀郎…………… (161)
- 七、飞马争道 儿女赌气…………… (193)
- 八、苗疆历险 结生死缘…………… (228)
- 九、中迷香 玉玲遭劫持…………… (263)
- 十、坠深渊 天雄获神功…………… (296)
- 十一、柔情未解蒙面谜…………… (331)
- 十二、沙场难抑妒嫉情…………… (358)
- 十三、血雨刀丛 力闯碧云深宫…………… (389)
- 十四、妖烟谲雾 三侠身陷崆峒…………… (419)
- 十五、狼心狗肺 恶师爷杀庄主…………… (449)
- 十六、大酒仙 游戏风尘当月老…………… (480)

- 十七、小红坡 双凤争龙结良缘····· (513)
- 十八、舌代刀 蛮语杀天娇····· (549)
- 十九、负心汉 绝峰囚发妻····· (580)
- 二十、侠肝女 霜刀诛恶夫····· (612)
- 二十一、救玉玲 涉险亡魂谷····· (645)
- 二十二、闯千窈山庄 裴天娇丧命····· (681)
- 二十三、悼冷云谷主 女罗刹哭灵····· (710)
- 二十四、飞天豹 怒惩史五德····· (739)
- 二十五、父子同打招亲擂····· (771)
- 二十六、小情侣 力摧银刀会····· (805)
- 二十七、华风飞揭穿亡命帖····· (839)
- 二十八、偏见难拗 绮梦成空····· (869)
- 二十九、歹徒灵堂投罗网····· (889)
- 三十、解剑岩前试青锋····· (928)
- 三十一、比翼双闯迷幻阵····· (958)
- 三十二、友结金兰 恶人暴尸····· (989)

第十一章 柔情未解蒙面谜

汪灵芝再次将路天雄的脉搏、鼻息试了试，才黯然一叹，托起路天雄的躯体，直向山外飞身驰去。

路天雄原就知道汪灵芝的轻功不俗，这时托着他，速度果然惊人。

由于他被汪灵芝托抱在怀里，他的手臂紧紧地接触到她浑圆而又富有弹性的双乳。汪灵芝在听到路天雄坠涧而死的消息后没有丝毫怀疑，但是，路天雄这时被汪灵芝托抱着，却感到极端的不安和惭愧。

因为他原本想趁机揭开黑衣蒙面女子的真面目。如今，既然已经知道了她就是汪灵芝，使得他反而不敢睁开眼睛看她了。

他这时才恍然大悟，汪灵芝之所以要黑衣蒙面，扮演哑女，究其原因，那是为了避嫌。因为她已经是有了未婚夫的少女，就像这两次，如果她不是以一层黑布遮住了面孔，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携带他和托抱他的。

即使照一般人的说法，事情紧急，为了救人，可以不顾世俗礼教，但是，将来传进她的夫婿李时雨的耳里，必然会影响他们夫妻的感情。

正因为这样，所以路天雄只有继续屏住呼吸，继续伪装晕厥过去。

现在，他回想第一次汪灵芝在三岔路口协助他时，何以她会一见蔡玉玲就把蔡玉玲扶向他的座马。因为她和蔡玉玲自小就在一起长大，她当然一见面就认得。

在那样激烈混战的情况下，汪灵芝当然希望蔡玉玲赶紧乘马先离开险地。

后来回堡后，汪灵芝曾自动出来寻找蔡玉玲，究竟说了些什么，只有她和蔡玉玲两人知道。

路天雄应邀赴鸡公山“夺命罗刹”的宴会，汪灵芝再一次黑衣蒙面暗中保护他，最后终于又冒险将他救出来。

后来，又因为他毒性复发，她不得不再次去找“夺命罗刹”强索解药。

岂知，她走后不久就来了另外一个黑衣蒙面女子，而且又被“僧道丐”将路天雄带去了冷云谷。

现在，他觉得另一个黑衣蒙面女子，必然也与汪灵芝有关连。否则，便是另一个女子看到汪灵芝蒙面黑衣打份，也加以模仿学习。

现在路天雄虽然已经知道了蒙面女子是汪灵芝，但是，这两次的出堡，她是怎样出去的呢？

继而一想，恍然似有所悟，因为他想到了内宅通至堡外的地道。

据他所知，这条地道，除了他父母两位老人家外，再就是老路福知道。

一想到老路福，他完全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也许这一切都是老路福一手安排的。

由于有了这一发现，同时也明白了老路福何以一直谦恭地呼“灵芝”、“汪姑娘”。

路天雄根据这一点，更明白了老路福一直强调有关“蓝云堡”的林堡主与他的夫人芮映雪的那段往昔佳话。

看来，老路福的目的，并不只希望蔡玉玲能够成为腾龙堡的少夫人，恐怕连汪灵芝也有份。

一想到这个问题，他突然一阵惭愧焦急，他认为这件事必须一直隐瞒下去，绝对不能让父亲知道，否则，他老人定必然十分震怒，甚至认为他这个不肖的儿子已败坏了他的名声。

路天雄想到了后果的严重，不由心跳怦怦，竟然惊出了一身冷汗

也就在这时，托抱着他急急飞驰的汪灵芝，身形突然凌空纵起。

想是汪灵芝已经消耗了大量体力之故，当她飞升一阵之后，脚下竟“叭”地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声音。

路天雄一听那声音，知道汪灵芝的脚下踩破了一片房瓦。

由于汪灵芝的身形一顿，似有力竭后仰之势，路天雄也惊得本能的动了一动。

他的臂紧贴着汪灵芝的酥胸，他的颤动使汪灵芝受到了感应。

他也清楚地感应到汪灵芝的肌肉在颤动，芳心怦怦。他既焦急又震惊。

所幸，她紧接着飘身而下，在推门声中，业已进入了房屋中。

接着门帘掠过了他的面孔，随之，他的身体被放在一处铺着棉褥的炕上。

由于他的身子方才已经颤动，他这时不得不佯装苏醒过来。

他先呻吟了一声，接着乏力地说：“水……水……”

汪灵芝将他放在炕上，有些娇喘，一听路天雄要水，赶紧去摸桌上的茶壶。

但是，他并没有将水倒入碗里，却将水斟在他的绢帕上。

接着，他把湿湿的绢帕，轻轻拭着路天雄的朱唇，挺鼻，最后拭着他英俊的面庞。

路天雄一阵感动，只得佯装一惊地睁开了眼睛，立时有两道冷辉闪射的目光射在汪灵芝黑巾罩住的娇靥上。

想必是路天雄的目光太强烈了，使得汪灵芝心中一惊，急忙缩回拿着绢帕的手，同时后退了一步。

路天雄一见，也急忙收敛目光，佯装震惊地要坐起来。

但是，他刚刚撑臂坐起，又佯装痛苦的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再度乏力地躺了下去。路天雄认为汪灵芝一定会问他“你觉得怎样？”岂知，汪灵芝竟以握着绢帕的手指了指他并以询问的目光望着他。

说话之间，这才发现汪灵芝罩在娇靥上的黑巾，几乎全被汗水湿透了。

他心中一阵惭愧，不安地歉声问：“女侠，又是你救了在下？”

岂知，汪灵芝竟摇着头，两手上上下下的比划了一阵手势。

路天雄的心里什么都清楚，根本不去理解她的手势是什么意思，依然乏力地继续说：“女侠，你对在下三番两次，义伸援手，在下真不知道将来如何报答你！”

说完，只见汪灵芝的明媚凤目中，竟突然涌满了泪水！

路天雄看得心中一惊，顿时想到由冷云谷坐着轿车返回腾龙堡的一幕。

也就在路天雄神色一惊的同时，汪灵芝已一扭头，急忙奔出了内室。

路天雄急定心神，但仍没忘了佯装乏力地焦急呼喊道：“女侠……女侠……”

但是，汪灵芝并没有回来，反而奔出了屋外。

路天雄一见汪灵芝噙着泪出去，那对明媚的眼睛，就和那天在篷车内一样。

这时，他已经明白了，那天他拒绝汪灵芝的劝说，已伤了汪灵芝的心。

因为，汪灵芝对未婚夫婿李时雨的生还希望早已幻灭了，她所希望的未来美景，当然是永远居住在腾龙堡中。

他知道，汪灵芝的希望绝难实现，她未来的美丽远景，将成为泡影。

他静静的苦思了一阵之后，只是不停地暗自摇头。

就在这时，房外已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显然正在向屋内走来。

路天雄一听，断定是汪灵芝唤来的人，只得继续装得内伤很重的样子。

果然，随着急促的脚步声，门帘一掀，一个瘦小的人影走了进来，欢声道：“爷，您怎的去了好几天才回来。”

灯光一亮，路天雄才发现来人就是他原先寄马客栈的店伙。

惊异间，燃着油灯的店伙已转身向他看来。

店伙见路天雄，不由大吃一惊地说：“爷您怎的……”

路天雄赶紧乏力地说：“我不慎跌到悬崖下，跌成了这样。”

店伙却是精灵人物，他们见的多了，知道这些武林人物行走在江湖上，难免会发生这些事情，因而道：“爷走后，就来了一位姑娘打听您……”

路天雄知道是汪灵芝，但他仍故意问：“可是一位穿黑衣的姑娘！”

店伙急忙摇头道：“不，是一位穿水绿色劲衣背宝剑的姑娘！”

路天雄听了，故意迷惑地“唉”了一声。

店伙却接着说：“小的现在就去通知她……”

路天雄知道汪灵芝刚刚回去不久，她至少应该洗把脸，换下黑衣服，甚至稳定一下情绪。

所以，一听店伙马上要去通知她，赶紧阻止道：“不必这么急，明天早晨再通知她也不迟。”

岂知，店伙竟爽朗地说：“是那位姑娘说的，您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去通知她！”说着，径自走出了房外。

路天雄一见店伙去喊汪灵芝，内心不知怎的突然感到一阵紧张和恐慌。

他首先感到紧张的是，稍时汪灵芝来了，他如何装得像刚刚见到她一样？

其次，他应该持什么态度，是像在堡中一样呢，还是表现得亲热亲切一些。

再者，有关方才在山上遇见她汪灵芝的事，要不要再一次提出来研究呢？

他认为,他现在已经知道了黑衣蒙面女子就是汪灵芝,如果再提出来,神色和表情,以及谈话的语气,必然不如第一次在“卧虎庄”赴寿宴,途中救回蔡玉玲时那么自然。

汪灵芝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孩子,如果不提出来,她必然对方才纵上房面踩碎了一片瓦时,对他心中一惊而早已醒来有所怀疑。

为了一直表示根本不知道汪灵芝就是黑衣蒙面女子,他依然像上次一样和汪灵芝研究“黑衣蒙面女子”的来历和用意。

当然,他也要谈一谈他进入崆洞派总坛的经过,但只谈到堕崖为止。

就在他心念未完之际,房外已有了急促的脚步声。

路天雄一听,知道汪灵芝来了,而且,还真没想到她来得这么快。

随着脚步声,外间果然响起了汪灵芝兴奋激动地声音,“少堡主……”

路天雄一听,故意惊异乏力地问:“是……哪一位?”

话音刚落,外间立即响起汪灵芝的回答道:“是我,我是灵芝!”

说话间,这才掀开门帘走了进来。

路天雄举目一看,心里不由一阵绞痛和难过。

因为汪灵芝已脱掉了黑衣,仍穿着她的湖水绿劲衣,而且也净过了脸。但是,她的鬓角仍有些潮湿,而香腮和长而密的睫毛上,仍残留着哭过的痕迹。看来依然是那么美,但却憔悴多了。

他又看了一眼,立即激动而惊异地问:“灵芝,你……你怎

的来了？”

汪灵芝却神色一惊，瞪大了明眸，吃惊地问：“少堡主？您怎么了？”

路天雄只得佯装乏力地说：“我前去崆洞派救玲妹妹，不慎中计，被他们斩断了索桥坠进了山涧……”

汪灵芝再度一惊，关切地问：“您是怎么脱险的呢？”

路天雄只得道：“所幸桥断时我急忙抓住了边索，而坠到洞壁上恰巧又撞进一道裂隙里，几经挣扎才找到出口，又前奔了不远就晕倒了……”

汪灵芝吃惊地说：“听店伙说，您已去了几天了，您竟在山涧裂隙里昏睡了好几天？”

路天雄只得乏力地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在洞里昏睡了多少天，我睡醒了就吃自己带的干粮，吃饱了就向前摸索着前进，走累了就倒在地上睡……”

汪灵芝听了，柳眉轻蹙，表情似乎很心疼，因而关切地问：“那你恐怕几天没有喝到水了……”

路天雄知道汪灵芝想到他方才要水的事因而也乏力地说：“洞隙里也不时遇到甘泉，只是，我现在的确有些渴了！”

汪灵芝一听，立即走到桌前从壶里倒了一碗开水，端到路天雄身边。

路天雄一见，只得佯装乏力地撑臂准备起来。

汪灵芝想到路天雄方才曾痛得又倒了不去，立即准备着伸手去扶他。可是，她神色有些迟疑，似是又有所顾忌。

由于汪灵芝的迟疑，路天雄也想起了他方才倒下去呼痛的事，因而立即“哟”了一声，上身一仰，小臂立时曲了下。

汪灵芝一见，再不迟疑，急忙伸臂将路天雄的臂背扶抱

往，同时关切地问：“您觉得怎样？”

路天雄一见汪灵芝将他的上身揽抱住，酥胸几乎已贴在他的肩臂上，他心头一阵狂跳，同时感到非常后悔。

因为他原意是装得身上疼痛，以和方才的情形相符，没有想到竟迫使汪灵芝和他有了突然亲密接触的事实。

可能是由于路天雄没有及时回答，汪灵芝看了心中一惊，再次关切地问：“您觉得怎样？”

路天雄急定心神，立即回答道：“浑身酸痛，不过，现在好多了！”

说罢，不由感激地抬头看了汪灵芝一眼。

抬头一看，汪灵芝的娇靥绯红，也正以幽怨含情的目光关切地望着他。

路天雄心中一惊，觉得两人都“越陷越深了”，而不是他方才说的“现在好多了。”

也就在他的目光停留在汪灵芝那有些憔悴而仍娇美的面庞时，汪灵芝已幽怨地柔声：“少堡主，喝点水吧！”

路天雄一听，“哦”了一声，立即将朱唇凑近碗边将水喝干！

汪灵芝一见，立即关切地问：“你还喝吗？”

路天雄立即感激地摇摇头道：“不要了。”

汪灵芝一听，立即轻轻地撤回玉臂，转身将茶碗放回桌上。

路天雄喘息了两下，略微加强一些气力说：“灵芝……”

话刚开口，汪灵芝已轻柔的“嗯”了一声并急忙回头望着他。

路天雄继续道：“今后你用不着对我一口一个少堡主，一

口一个您……”

汪灵芝一听路天雄谈到这个问题，立即低垂螭首，幽幽地说：“您本来就是少堡主嘛！”

路天雄正色道：“那是仆妇侍女和堡丁武师们的称呼……”

汪灵芝一听，轻声地说：“我也是夫人的侍女呀！”

路天雄立即断然正色道：“你和他们不同……”

汪灵芝立即问：“有什么不同？”

路天雄正色道：“因为你具有高超的武功和一颗善良的心，而且，举堡上下没有哪一个人把你看成是佣人……”

汪灵芝不由幽幽地问：“那……您呢？”

路天雄毫不迟疑地说：“我一直把你当作姐姐看……”

岂知，话一出口，汪灵芝竟娇躯一颤，如逢雷击般的回身望着路天雄，惶急紧张地急声道：“不，您绝不能有这想法，少堡主！”

路天雄看得一愣，不由沉声问：“为什么不能？我本来就准备呼你‘灵芝姐姐’，你当然也可喊我‘天雄弟’。”

汪灵芝一听，不由得急忙以手掩面，轻摇着螭首，有些泣声道：“不，不，这要是让老堡主和两位夫人知道了，非但我要被逐出腾龙堡，恐怕我家夫人也不能再继续居往下去。”

路天雄听得心头一沉，他知道，如果他真的当着父母的面称呼汪灵芝“灵芝姐姐”，而且灵芝也称呼他“天雄弟”，后果虽然没有汪灵芝的说的那么严重，至少他要受到父母的严厉呵斥。

他心里虽然这么想，但嘴里却郑重地说：“可以，老路福不是一直都称呼你汪姑娘吗？家父和家母也没有呵斥他？”

汪灵芝却一面取出绢帕拭着眼泪，一面摇头幽怨地说：“福老爹称呼我‘汪姑娘’和你称呼我‘灵芝姐姐’有绝大的不同。”

路天雄毫无思考的沉声问：“有什么不同？”

汪灵芝没想到路天雄会有此一问，顿时窘得娇靥通红，不知道如何措词答复。

就在这时，房外已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。

路天雄听得神色一惊，正待说什么，汪灵芝已解释道：“我想您这么晚回来一定饿了，所以我命店伙准备了一些酒菜。”

话声刚落，外间已响起店伙的恭敬声音道：“姑娘，您要的酒菜和净面水都送来了。”

汪灵芝立即吩咐道：“送进来！”

外间的店伙一听，立即恭敬应了个是，门帘启处，两个店伙已依序走了进来。

方才来过的店伙提着酒菜，另一个店伙则提着净面水和茶壶。

汪灵芝一等店伙将酒菜摆好，立即掏出一块碎银子放在桌上，道：“给你们两位买酒喝！”

两店伙一见，同时高兴地满面堆笑哈腰道：“谢谢姑娘，谢谢爷！”

说着，又向着炕上的路天雄躬了一下身，接着转身走了出去。

店伙一走出房门，汪灵芝立即为路天雄拧了一个湿毛巾。但是，路天雄却急忙移身下地，道：“我自己来洗！”

汪灵芝一见，不由得关切地问：“你能走动吗？”

路天雄一听，知道汪灵芝说溜了嘴，因为他还没有向她谈